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生存的個體——克爾凱郭爾尋求信仰的思想路程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XIE, Zhibin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7-09 05:48:36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026

生存的個體

——克爾凱郭爾尋求信仰的思想路程

謝志斌（香港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

十九世紀丹麥存在哲學家 and 宗教思想家克爾凱郭爾 (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 以對「存在」、「生存」及個體尋求信仰的熱切關注，展示着其獨特的思想路程和價值。正如他本人所說的：「我的思想始終纏繞着存在的觀念」，¹「誰也不會比我更強調生存」。²克爾凱郭爾反對「體系主義者與客觀的哲學家」，而以「主觀的思想家」為存在哲學開闢了道路。他把存在看作人在世界上的生存，展現為「單獨的個體」(single individual)：這是其哲學與宗教的基本出發點與核心，也是其一生尋求「為之而生為之而死的觀念」(1835年8月1日日記)的根本所在。「單獨的個體」即為人的真正存在：真正的哲學在於研究個體的生存及其基本情態，並通過個人的主觀生存體驗達到對上帝的體認；通過個人的自由選擇和主觀性的真理，達成「生存着的個體」(the existing individual)的意義和個體信仰的實現，這是克爾凱郭爾的思想路徑。

1. 《哲學譯叢》編輯部編，《近現代西方主要哲學流派資料》(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頁193。

2. 轉引自楊大春，《沉淪與拯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76。

克爾凱郭爾的個體思想與傳統：蘇格拉底與黑格爾

從哲學史的思想發展的角度看，在克爾凱郭爾核心思想的形成中，蘇格拉底與黑格爾起着關鍵的作用，雖然克爾凱郭爾對兩者的態度幾乎是相背的。蘇格拉底把哲學從天上轉到地上，思考的主題從自然轉向心靈，他通過反諷與精神接生術等方式，教誨人們思考生活，追求善與美德，根本上是叫人轉向「自身」，實現「認識你自己」的目的。蘇格拉底對人或者說對倫理個體的關注，「把倫理學加進哲學」，³為克爾凱郭爾所認定與發揚。他指出，「蘇格拉底本質上是強調生存的，而柏拉圖忘記了這一點，使自己失落於思辨中。」⁴哲學對於蘇格拉底來說，就是一種生活方式，或者說倫理實踐。美國學者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在《非理性的人》(*Irrational Man: A Study in Existential Philosophy*)中認為：「克爾凱郭爾從蘇格拉底的示範中所獲得並成為他自己的基本思想的是，存在與關於存在的理論不是一碼事。」⁵存在的理論往往將客觀化了的普遍性原則與個人獨特的生存割裂開了，從而漠視了生動的存在本身。生存的本質意義是由認真思考着的生存個人來達成的。在克爾凱郭爾看來，蘇格拉底是主觀生活和尋求主觀真理的第一個榜樣，而主觀生活和主觀真理正是克爾凱郭爾哲學所要着重發揮的觀點。總之，蘇格拉底對倫理主體、個體生存的注重潛在地滲透着克爾凱郭爾關

3. 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二卷，賀麟、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頁42。這裏所謂的倫理學主要指對人的生存問題的關注，與克爾凱郭爾後面論述個人信仰歷程提及的對倫理普遍性要求的懸置有所不同。

4. S. Kierkegaard, 《結論性的非科學附筆》(*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David F. Swenson and Walter Lowrie譯,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頁184。

5. 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楊照明、艾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頁157。

於「生存着的個體」的存在哲學。

克爾凱郭爾對待黑格爾哲學則迥然不同，他的批判和攻擊是無情的。把宇宙的本質看作是理性是西方哲學的一大傳統，至黑格爾則發展到頂峰。對他來說，哲學的任務在於獲得絕對真理與絕對知識，其「思想的客觀性」即在於把存在的本質等同於思想，把宇宙萬物納入其龐大的邏輯體系中，最終達於思維和存在的同一。黑格爾關於人的觀念，普遍高於個別的原則是決定性的：概念（理念／絕對精神）對於具體現實來說是首要的動因，它不僅從自身中產生一切存在者的原則和規範，且產生現實本身，人身上個別的、具體的特性成了絕對邏輯過程中暫時的因素，個人的存在僅僅是為理性或絕對精神的自我實現的世界歷史進程的一部分。

克爾凱郭爾認為，黑格爾把邏輯、純思維、客觀精神當作一個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統一整體的系統，當作既是思維領域又是世界普遍的本質與規律，這就使個人的存在依屬於邏輯、思維而失去了自身的自主性和獨立性。他認為「黑格爾哲學沒有包括倫理學」（即關於實存的部分），⁶其「客觀的思想與實存主體沒有任何關係」，⁷「以客觀性的名義追求客觀性目標已經完全犧牲了個體」⁸。如果以客觀的思想取代具體的生存，只能使生存失去呈現的意義。「思想產生存在」的論證結構，客觀的思辨的觀點忽視人的內心，不關切個人的永恆幸福，而「比思辨的幸福更高的

6. 熊偉主編，《存在主義哲學資料選輯》，「克爾凱郭爾」作品部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39。

7. 同上，42頁。

8. 晏可佳、姚蓓琴譯，《克爾凱郭爾日記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頁101。

是對個人永恆幸福的無限熱情的關注」。⁹克爾凱郭爾貶斥以黑格爾為代表的思辨哲學由於在國家、共同體、人民、民族、公眾這一類客觀性面具的淹沒下而對個人存在的忽視，他努力突出個體的獨立意義，主張在主觀性中把握真理，尤其是個人的強烈情感對於獲得生存真理的意義——克爾凱郭爾正是以「主觀性」和「激情」來與黑格爾思想抗衡的。

生存的個體：「存在」的發現

克爾凱郭爾哲學思想的基本理論建構基於對思辨哲學尤其是黑格爾哲學「客觀性」的極力反叛。克爾凱郭爾把反思的方式分為兩種：客觀反思的方式和主觀反思的方式，並竭力抨擊前者而推崇後者。在他看來，「客觀反思的方式使得主體成為附屬的，並因此把生存轉變為某種無關緊要的東西，某種化為烏有的東西」。¹⁰客觀反思的成果——客觀真理，遠離了活生生的主體，漠視了個體的主觀性。由此客觀反思以至客觀真理對於個人的生存是無關緊要的，這也正是克爾凱郭爾反對西方傳統中體系的或思辨的哲學的緣由：它們把普遍和理性作為通向實體的道路，強調把不帶感情色彩的客體作為達到終極真理的基礎，使得我們越來越遠離了主體，最後是背離了我們自身。

哲學的一個層面是促使我們意識到實體中個別的因素，那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生存着的個體。這一點為諸多思辨的哲學家所忽視。雖然通過抽象的思考可獲得知識，但是普遍的東西並不是實在的，而且抽象的思想並不能使我們把握與確證實在。抽象的思想總是關於可能性、類或

9. 熊偉主編，《存在主義哲學資料選輯》，同前，頁12。

10. 同上，18頁。

者本質的思考，但存在的主體——真正的實體——就是特有的生存着的個人。「生存着的個人面對生存，生存固有的困難在於，抽象思維的語言不能真正把它表達出來，更談不上對它作出解釋，而抽象思維就其實質來說，它忽視具體和暫時，忽視生存過程及生存着的個人的困境——由於人是暫時和處於生存中的永恆的一個綜合而產生的困境」。¹¹

克爾凱郭爾進而明確地提出了「實存」與「體系」的互不關聯性，即實存的體系之不可能性：「體系與終極性相一致，而實存恰恰與終極性相對立」，「體系和實在不能放在一起來思考」。¹²體系着重終極，處理存在的概念，但個人的實存不能由概念來闡明或由體系來涵括。實存包含個人具體豐富的體驗和想象，是不能以抽象的思考來包容或為之建立一個知識體系的。而且，體系企圖通過文字來理解或表達實體，但人們根本無法通過語言來直接觸及存在哲學的主觀性問題。克爾凱郭爾由此認為，既然我們不能通過語言的手段或抽象的思想（純粹理性）來認識個別的事物和唯一的實體——就是倫理的主觀的或個別的實體，他斷言思辨哲學無法給出關於實體的知識。黑格爾哲學構建體系的目標是實現主體與客體的同一以及思維與存在的同一。在他那裏，純粹的思想與客體相一致，客體即為思想自身，「真理也就是思想的內容與其自身的符合。」¹³這種客觀的思想以至哲學的體系與實存着的主體是毫無關聯的，「實存是沒有思想的」，¹⁴它只能使思維和存在相分離。

11. 勞曼編著，《新編存在主義辭典》，「克爾凱郭爾」條部分，程繼松譯（武漢：中國地質出版社，1992），頁14-15。

12. 熊偉主編，《存在主義哲學資料選輯》，同前，頁36。

13. 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頁86。

14. 熊偉主編，《存在主義哲學資料選輯》，同前，頁42。

這是克爾凱郭爾最為強烈的聲音：「我的存在，我的罪惡，我的悔改並不構成黑格爾體系的一部分。」¹⁵「我是個體的一剎那，但我不願意是一個體系中的一章或一節。」¹⁶

克爾凱郭爾意在抹除任何一點客觀性的痕跡，而充分肯定主觀反思（主觀性）對於實存的意義。「主觀的反思往往將注意力內轉指向主體，渴望在內在性的強化中把握真理」，¹⁷此時主體的主觀性（內在性）在激情中達到頂點，客觀性也就悄然隱退，「所有基本的決斷無不依賴於主觀性原則」，¹⁸主體的內涵便由「生存着的個體」所展現。

克爾凱郭爾對「生存着的個體」的強調同時是對當時時代「平均化」傾向的批判。他認為，客觀反思、抽象性意示着普遍對於個人的勝利，意示着時代喪失了熱情，當時時代的辯證法最大的邏輯成就就是「平均化」：即「一切個人的否定的交互作用的否定的統一」，「它意味着『類』這個範疇對於『個體』範疇的統治」。¹⁹個體在平均化的過程中被吞沒被毀滅，而失去了自我的表現，這也促使克爾凱郭爾「個體性原則」的提出：它預示着傳統思辨哲學對類、普遍性的依賴已讓位給個體的出場。

「對於一個實存着的個人來說，通常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或者他盡最大的努力忘記他是一個實存着的個體，由此他成為可笑的角色。因為實存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它強迫每一個實存着的個人去實存，而不管他是否樂意……這大多數不是指他忘記了他的名稱，而是指他忘記了他的

15. 《哲學譯叢》編輯部編，《近現代西方主要哲學流派資料》，同前，頁200。

16. 轉引自讓·華爾，《存在主義簡史》，馬清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頁3。

17. 熊偉主編，《存在主義哲學資料選輯》，同前，頁21。

18. 晏可佳、姚蓓琴譯，《克爾凱郭爾日記選》，同前，頁102。

19. 熊偉主編，《存在主義哲學資料選輯》，同前，頁59。

存在的與人有別的特質。或者全神貫注於這樣的事實：他是一個實存着的個體。」²⁰

克爾凱郭爾對體系的、理性的或思辨哲學的批判可歸納為兩點。第一，以建立實體知識為目標的思辨哲學總是關注抽象、普遍、可能性而忽視對個別、具體、實存個體的覺察。正如他所說的：「作為一個個人是一件被取消了事情，每一個思辨哲學家都隨意把他自己和人性混為一談；由此他成為一種無限偉大的東西，但同時他又根本什麼也不是。」²¹同時他又認為，真正的主體不是作為認知的主體，而是倫理上實存着的主體，「客觀認識的確把生存老當作它的客體；但由於認識的主體是一個生存着的個人，而且是通過他生成進程中的生存的事實，成為生存着的個人的。」²²第二，客觀化的趨向要求個人作為一個旁觀者或局外者而不是一個參與者來考察問題，從而對於生存的個體生命毫無意義，或者也可以這樣說，思辨哲學家的問題一般來說沒有主觀上的意義，它們與生存是不相關的。²³

克爾凱郭爾堅持，對於客觀的方式強調越深，自我意識的喪失也就越厲害；在客觀性和抽象性發展的極致，也就是實存主體的完全喪失。人們試圖以思辨以至所達到的客觀從而忘記自己是實存的個體，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實存總是迫使我們每個個體以存在者的角色面對自己。哲學家總是從普遍性的角度思考人的內涵，卻往往並不知道什

20. 同上，頁38-39。

21. 同上，頁43。

22. 同上，頁22。

23. 此評述參見L.N. Oaklander主編，《存在主義哲學》(*Existenti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92)，頁16-17。

麼才是最為實在和具體的。你我都是相互獨立而相異的個體，我們每一個人並不屬於普遍意義上的人。

克爾凱郭爾的核心觀念便由此產生：主觀性 (subjectivity)、內在性 (inwardness)、單獨的個體、生存着的個體、自我 (self) 等一系列相互關聯的範疇便是最集中的表達。他對「存在」的發現，其主題便由「生存」、「個體」所替代：「存在與個體相對應」，²⁴「單獨的個體，在一種宗教的意義上，是當今的時代、全部的歷史以及人類種族全體都要經過的範疇」，²⁵「作為一個作家，我全部的思想活動便集中於這一觀念——單獨的個體——這一範疇將證明是未來的要點，其意義 (政治上的、倫理上的、宗教上的) 未來將逐步顯明」。²⁶對於克爾凱郭爾來說，單獨的個體不僅具有倫理上的重要性，而且是決定性的範疇，尤其從基督教的觀點看來。

既然主體是生存着的個人，而單獨的個體正是真正的人：「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個體」，²⁷「靈魂的優越之處是只看重個體」。²⁸在克爾凱郭爾看來，「單獨的個體」就是指具體、唯一的個人，每一個人都是不同於任何他人的獨特個體，有着各自不同的生存體驗和由此生成的不同的生存狀態，由此每一個人的生存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只有從每一個獨有的個人出發才能理解這個人本身及其所關聯的世界。「不強調孤獨個體的範疇，人怎能消除種種充當觀眾

24. 轉引自讓·華爾，《存在哲學》，翁紹軍譯 (北京：三聯書店，1987)，頁3。

25. S. Kierkegaard, 《觀點》(The Point of View,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ed. & tra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頁118。

26. 轉引自Anthony Imbrosiano, 〈克爾凱郭爾的個體〉(Kierkegaard's Individual), 見《國際哲學季刊》(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No.4, Issue No.132, Dec. 1993), 頁444。

27. 晏可佳、姚蓓琴譯,《克爾凱郭爾日記選》,同前,頁102。

28. 同上,頁106。

角色的客觀性的幻影呢？」²⁹據此，人們所能認識的只是個人的生存世界，所掌握的真理只能是主觀的，即相對於各個個人的真理。總之，全部哲學的根本出發點只能是「單獨的個體」。

但到底人是什麼？個體的基本內涵是什麼？克爾凱郭爾的回答是：人是精神，精神就是自我，自我是一個使它自身與自身發生關係的關係，總之，「人是無限和永恆、暫存和永久，自由和必然的綜合，簡言之，是一個綜合。而綜合是兩個因素之間的一種關係。」³⁰這種「關係」旨在讓自己領會自己、意識到自身的存在，或者說「精神的覺醒」(spiritual awakening)，具體地表現為人身上各種對立因素的綜合關係。這意味着既不是成為有限的，也不是成為無限的，因為要成為具體的就要是一種兩者的綜合。而這種個體的精神主要是指使得個人具有獨特性的情感、意志，也就是個體的生存及其情緒。人應當遠離抽象的思辨，追求個體的精神目標，這種精神本質由個人的生存活動所確證。人只有作為精神的個體才具有獨特性，才具有自主而獨立地作出決定和選擇的能力，最後直接地與上帝發生最高的精神關係。

個體的存在狀態與自由選擇

克爾凱郭爾關注的「精神」的情感、意志內涵注定了其「單獨個體」廣泛意義上的非理性，就是個體對自我生存的主觀生存體驗的具體展開狀態，為孤獨、焦慮、憂鬱、恐懼、絕望、激情等情緒所浸透與包圍，這些本己的情緒與

29. 同上，頁101。

30. 熊偉主編，《存在主義哲學資料選輯》，同前，頁32。

體驗即單獨個體的存在情態構成個體最真實的存在，也是其存在哲學研究的主要內容。由此，克爾凱郭爾把哲學從研究客觀世界轉向研究人的內心世界，即研究人的生存體驗。

首先是恐懼。他說：「人被確定為精神」，而「精神是以恐懼的形式進行聯繫的」。精神是人之為人的表徵，恐懼則是精神形成的必備條件。克爾凱郭爾認為，在野獸那裏不存在恐懼，「精神愈少，恐懼也越少」，³¹因而恐懼的出現成為精神，即成為人。恐懼是人的自我覺醒的初步表現，正是恐懼使人意識到「自我」，使個體精神得以表露。焦慮、憂鬱也與恐懼相聯。憂鬱源於對自身生存處境的恐懼，這種憂鬱而恐懼實已包含宗教體驗的成分。對克爾凱郭爾來說，只有選擇宗教性存在的人，只有在上帝面前反省自己的靈魂而認識自身之「罪」的人，才會真正在內心感到恐懼與顫慄。這樣看來，恐懼、焦慮一方面詮釋着生存的個體，另一方面又通過在這些緊張的生存狀態的選擇而帶領個體走向自由，正如克爾凱郭爾本人所說的：「焦慮是自由的可能，而且經由信仰，只有這樣的焦慮才有絕對的教益」，³²「由於信仰之助，焦慮使個體安息於神聖的懷抱中。」³³

當單獨個體的生存深切感受到厭煩、憂鬱以至恐懼時，他實際已開始進入「絕望」這種致命的疾病。在《致死的疾病》（*The Sickness unto Death*）中，克爾凱郭爾指出，絕望是精神（自我）的一種疾病，然而「絕望是精神之所以成為精神的必具條件，絕望與人身上永恆的東西相關聯。」³⁴

31. 同上，3-4頁。

32. S. Kierkegaard, 《焦慮的概念》（*The Concept of Anxiety*, Reidar Thomte in collaboration with Albert B. Anderson, ed and tra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頁155。

33. 同上，頁161。

34. 熊偉主編，《存在主義哲學資料選輯》，同前，頁36。

人是無限與有限、暫存與永恆的綜合體（這是絕望的根源）；人自身的有限與對永恆的嚮往構成內在激烈的掙扎和張力，無法擺脫絕望的侵襲。然而，處於絕望之境的人，必然覺察到精神個體的屬我性，認識到自我綜合的失調而補救的可能性。

「人如不知恐懼，也就不知偉大。」³⁵「能夠絕望是一個無限的優點。」³⁶恐懼與絕望對於個體的價值已顯而易見：不僅構成個體生存的基本情態，而且鑄就生存的非凡意義，也是自我精神中最深刻的表現；恐懼成其為精神，精神中的疾病——絕望的治癒也就是精神的最終安寧。這一切只有依靠每個人內在主觀的體驗才能領會和解決。在人處於恐懼與絕望的生存境遇中，完全依賴個人的選擇，建立與上帝的精神關係，感受上帝的同在，進而領悟、體會自己真正的存在。可以說，個體非理性的生存情態貫穿着個體的絕對自由與選擇。

克爾凱郭爾認為，個體的主觀性與內在性特性決定了自我的自由本性。他不受任何理性的、邏輯的規律和規則的約束，而僅僅按照自由的情感和意志作出決定和選擇。個人的選擇是一種超理智的精神活動，也是一種冒險，自由即實現於這種冒險之中。克爾凱郭爾這裏所關注的是這種決定和選擇行為本身，只有它們才是作為主觀的個人所獨具的。

克爾凱郭爾的「選擇」最顯然地表現在他所描述的「人生道路的三階段」（審美的、倫理的、宗教的）中，即一個人可能選擇的三種不同類型的生活。以享樂為原則的審美

35. 克爾凱郭爾，《恐懼與顫栗》，劉繼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頁51。

36. 熊偉主編，《存在主義哲學資料選輯》，同前，頁34。

階段，通過感性及外界事物去追求幸福，是轉瞬即逝而且是片面、貧乏的，最終只會陷入崩潰而失望。倫理的階段便是另一種存在方式的選擇。倫理的生活是有理性的生活，能意識到善惡是非比苦樂更為重要，能注重內心對美德的追求，遵循普遍的道德規範，承擔一定的道德責任，這似乎是相對審美的生活方式更完整的選擇。然而，它無法徹底斷絕與感性生活的關聯；而且，在這一階段，無限的超時空的道德要求與人有限的道德能力之間發生了嚴重的衝突，道德意識能力也無力理解與解決人的罪惡本性，最後還是無法擺脫痛苦和絕望。倫理思想的個體，惟有通過「信仰的跳躍」（對倫理普遍性的懸置）這種交織着選擇與無限激情的方式，跳入宗教的生活道路，才能擺脫困境。宗教的生活道路是一切生活方式中最好、最高的道路，進入宗教階段、一個具有真正信仰的人，體驗到的苦痛、罪感、荒謬、孤獨和悲傷，雖然要比在以道德為最高理想的倫理階段所領會的要明顯得多，但他作為個體通過與上帝的單獨交往，經過悔改找到「自我」而達到真正的存在，成為完全意義上的人。

在克爾凱郭爾那裏，棄絕某一種生活方式而擇取另一種生活方式是主觀的、突發的，即在於某個特定的「選擇的瞬間」，是個體自決的行為，是一種「非此即彼」的緊張選擇，尤其是對宗教階段的認定，更需要一種巨大的勇氣和「跳躍式」的決心。如此看來，選擇決定着人可以處於何種生活方式：美學的、倫理的抑或宗教的，決定着人能否達到本真的生存。選擇的巨大意義也使人的意志自由轉化成某種責任：對於一個人來說，自由與選擇既賦予其本性，又成其為意義。每一生存着的個體都應責無旁貸地去選擇，而且是選擇最好的生活，這是做人的尊嚴，也是個

體體悟永恆真理、精神走向神聖的必需。

個體的內在主觀性與永恆真理

克爾凱郭爾的真理觀是建立在對公眾和對傳統真理認識的雙重批判上的。克爾凱郭爾對「個體」的首肯的同時必然是對其對立面——整體、總體 (totality) 及公眾 (public) 的不滿足與否定：「我的論辯之矢所要射中的鵠就是『群體』」。³⁷他稱公眾是個幽靈，「一個極端的抽象，一個包羅萬象，卻又什麼也不是的東西，一個海市蜃樓」，「公眾是平均化的大師」(力量)，「是一個巨大的虛無」。³⁸公眾以抽象的方式存在，是「看不見的團體」(大群)，「它使得個人成為完全不知悔改及不負責任的東西，或者至少把責任切成了碎片而大量削減了個人的責任感。」³⁹當一個人屬於公眾時，他不能成為自己，因為屬於公眾的個人不會單獨負責，而當一個人成為自己時，他就不再是公眾的一個組成部分了。總之，公眾排除了個人的獨特性和個性，埋沒了個體的獨立意義，去除了自我與自身發生關係的可能及個體悔改和負責任的可能，因此它只是個抽象名詞，並非真實的存在，毋寧說「公眾乃是虛妄」。

首先，於公眾中無法發現真理。公眾並不是真理，群體缺乏理念，群體沒有基本的觀點，這都是克爾凱郭爾對群體、公眾激烈的評判。⁴⁰公眾阻止了一切個人的行為，毀滅了生活中的一切相對的、具體的、特殊的東西。公眾

37. 晏可佳、姚蓓琴譯，《克爾凱郭爾日記選》，同前，頁104。

38. 熊偉主編，《存在主義哲學資料選輯》，同前，頁65。

39. 考夫曼編著，《存在主義》，「克爾凱郭爾」作品部分，陳鼓應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頁86。

40. 參S. Kierkegaard，《觀點》，同前，頁106-112。

是一切，可又是最危險的力量。可以說，公眾是一種假像（或者說「表像的犧牲品」⁴¹），它無法也不能表達某一觀點、真理。公眾與觀點的分離，在於它失落個體的意義。

而且，公眾的虛妄也在於它無法見證真理：「真理的溝通惟有單獨的個人能承當。」⁴²在克爾凱郭爾看來，真理的溝通只能是「間接溝通」，只能是由個體的生存活動來體現，被個人所溝通和接受，而「抽象的、虛幻的、非人格的」公眾由於其不能滲入具體的個別的生存狀態；更重要的是它「排拒上帝作為仲介」，而因之「排拒了真理」。⁴³「公眾，作為倫理與宗教事物的判斷者，乃是虛妄，而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那一人乃是永恆真確之事。」⁴⁴

克爾凱郭爾對「公眾」排拒，從經驗上看，是由於「海盜」事件⁴⁵引致他對「公眾」之不可靠的看法；在理論上，公眾的虛妄是就「倫理宗教的觀點」而言的：「當與倫理一宗教的事物相關，當公眾被當作是非的尺規，則群眾成為虛妄的東西。」⁴⁶公眾未能見證或維護生存的真理，根本上是未能與終極的真理溝通的。由此，克爾凱郭爾聲稱：「一切聰明人都把寶押在聯合者身上，而我卻押在單個人身上。」⁴⁷在他眼裏，永恆的真理即為「單獨的個體」及經其所達到的，從而，其真理觀展現為由個體的主觀性來判定的真理。

41. 考夫曼編著，《存在主義》，同前，頁91。

42. 同上，頁86。

43. 同上，頁94。

44. 同上，頁95。

45. 克爾凱郭爾曾寫作抨擊當時一份名為「海盜」(Consair)報紙的醜惡編輯，他曾指望對這種專愛諷諷的出版物的攻擊會贏得公眾的支援。然而，事實相反，不但沒有支援的聲音，倒是「海盜」用一系列文章和漫畫奚落嘲弄他。這使得他與大眾進一步隔絕。

46. 考夫曼編著，《存在主義》，同前，頁92。

47. 轉引自楊大春，《沉淪與拯救》，同前，頁47。

克爾凱郭爾同時批判了傳統的真理觀：思維和存在的一致只是「一種抽象自我同一」，是「在完全抽象的意義上的一種重覆」⁴⁸，即僅僅說明「真理存在」而已。「作為思維與存在的同一的真理概念是一種對抽象的幻想，就其真理性而言，它只是對造物的一種期待，」⁴⁹這種思辨哲學框架內認識意義上的符合論真理觀不能看到經驗的存在是不斷生成的，永遠未完成的，真理是時刻被經驗着的東西。對於個人而言，是不可能達到真正的符合（至多只能是一種近似而已），也永遠不可能掌握客觀真理的。「生存卻是生成」，「一個生存着的個人不可能同時處於兩個地方——他不可能是主體與客體的同一。」⁵⁰這種真理觀至少在兩方面是有明顯缺陷的：首先，「思辨哲學的不幸恰恰就在於每每忘卻了認識者是一個生存着的個人」⁵¹，「尋向真理的是一個生存着的精神」⁵²。一個生存着的個體是與具體的真理密切相關的，同時正是提出真理問題的個人的生存分離了思維和存在，因為主觀的反思使思維不斷地探詢主體及其主觀性，並在主觀性生存中形成個人獨特的認識。第二，它忽視了「一切本質的認識都與生存相關，或者說，只有與生存發生本質關係的認識才是本質的認識」。⁵³在客觀的反思中，生存者成為了客體，真理成了客觀的東西，思維遠離了主體的特性，因此本質上是不關乎生存個體的。

48. 熊偉主編，《存在主義哲學資料選輯》，同前，頁15。

49. 同上，頁21。

50. 同上，頁24。在克爾凱郭爾看來，這種「生成的生存」是由與激情相關聯的個體不斷的選擇和決定所產生的。

51. 同上，頁29。

52. 同上，頁17。

53. 同上，頁22。

「要與真理同在，取決於你的主觀。」⁵⁴克爾凱郭爾明確主張，惟有生存着的個人的主觀性、內在性才能確證真理。在主觀反思的情況下：「真理成了一種佔有、一種內在性、一種主觀性。」⁵⁵他是這樣作出推論的：主觀的反思重在「如何」說，而內在的「如何」之極端就是對無限的激情；無限的激情一方面屬於主觀性，另一方面是真理的體現，因此主觀性就是真理：「在對最富激情的內在性之佔有過程中所牢牢把握的客觀之不確定性就是真理，即一個生存着的個人可以達到的最高真理。」⁵⁶這種客觀的不確定性構成真理的自相矛盾，而正表現了這內在性的激情作為真理的尺度，也反證了「主觀性就是真理」這一論斷：「只有在主觀性中才有決斷，尋求客觀性是錯誤的。」⁵⁷

克爾凱郭爾承認，關於「主觀性、內在性就是真理」的原理，內涵着先哲蘇格拉底的智慧。蘇格拉底強調人的自我認識，注重個體生存對於具體見證真理的意義，蘊含着關於真理之客觀不確定性的思想萌芽，而其反諷與精神接生術的思想方法也啟發着克爾凱郭爾在真理溝通問題上「生存溝通」觀點的提出。

真理的溝通只能由個人來實現，「真理的溝通也只能伸向個人：因為真理正正是服務於僅被個人才能表現出來的生命概念之中」，⁵⁸這就是克爾凱郭爾的「間接溝通」(indirect communication)或「生存溝通」(existential communication)問題，意即對於問題不提供一般的確定的答案，而是個體

54. 轉引自讓·華爾，《存在哲學》，同前，頁129。

55. 熊偉主編，《存在主義哲學資料選輯》，同前，頁16。

56. 同上，頁28。

57. 同上，頁27。

58. 考夫曼編著，《存在主義》，同前，頁90。

依據自身獨有的生存體驗獨立地作出判斷，最主要的是個體的主觀性和內在性在真理溝通中的決定作用。他區分了兩種溝通：直接溝通與間接溝通。直接溝通是指知識上的溝通：它表示簡單地把認識成果傳達給他人，溝通成了一種灌輸，接受者的主體性往往被忽視了，這樣的結果就是以知識的追求忘卻了個體的生存。而生存的溝通是間接的溝通，意味着對於問題不提供一般的確定的答案，而是個體依據自身獨有的生存體驗獨立地作出判斷，最主要的是個體的主觀性、內在性在真理溝通中的決定作用。兩個主體本身的交流活動和主觀性間的某種共同。

這裏，尤其要指出的是，克爾凱郭爾所謂的真理通常是指「永恆的真理」，它「本質上從屬於生存而與生存着的個人有着本質的聯繫」，⁵⁹也「惟有倫理的和倫理—宗教的認識才與認識者的生存有着本質的聯繫」。⁶⁰這是關於生存的真理，只能由上帝、由個人的信仰來體現，或者直接說：「真理的定義是信仰對應的表達」，⁶¹「基督教就是真理」。⁶²在克爾凱郭爾看來，成為「單獨個體」才是成為真正完全的人。從對客觀性的批判開始而以主觀性界定真理的本意，到對永恆真理的確認，這是克爾凱郭爾努力實現「單獨個體」的關鍵。

克爾凱郭爾的「個體」惟有最終依屬於上帝才能顯示其完整的意義與價值，而且「上帝」本身，且僅有通過單獨個體的單獨交往才能體認。「作為單獨者，他（每個人）都是孤獨的，他孑然獨處在這個世界中，也隻身獨面上

59. 熊偉主編，《存在主義哲學資料選輯》，同前，頁29。

60. 同上，頁22。

61. 同上，頁28。

62. 同上，頁31。

帝。」⁶³他堅定地認為，在信仰中存在着一種悖論，即單獨的、個體性的東西比普遍性 (universal) 的東西更高，「作為個體的個人與絕對處於一種絕對的關係中。」⁶⁴信仰者是單獨的一個個體，割絕任何的聯繫和糾結；他必須做無限的無休止的棄絕，棄絕客觀、棄絕普遍、棄絕群體，以至於棄絕自身，並獨自地經受無可比擬的精神考驗。這裏的「普遍性」即指倫理的要求，它無法達成對人的罪孽的救贖及對人的生命的永恆拯救，其中的義務也無法讓自我進入與上帝的關聯，卻成為限制性的東西，而「忽視罪的倫理學，是一門完全無用的學科，可要是它肯定罪，它又會超越自身。」⁶⁵個體只有對之「懸疑」與「超越」，進入與絕對 (上帝) 的絕對關係，他懸置了普遍性而成為個體性的存在，「惟有個人才能成為作為個體的信仰騎士。」⁶⁶

所謂信仰騎士，首先表現為個體無限內在性激情，並以此去把握信仰，因為「信仰是人的最高激情」。⁶⁷「主體在熱情中無限地關注着他的永恆幸福」，⁶⁸這種幸福只能在信仰中找到，而這種信仰只能「通過個體的無限熱情的關注而逐日獲得的」。⁶⁹這裏，激情 (熱情) 排斥思辨，信仰排斥理智。無限熱情的個體是主觀的，而思辨是客觀的，「在思辨中找不到他要尋找的東西」，「理智一經絕望，信仰便開始呈現。」⁷⁰同時，信仰的騎士也是對信仰的悖論、荒謬、冒險的默認。「信仰以一種無限的運動為

63. S. Kierkegaard, 《觀點》，同前，頁123。

64. 克爾凱郭爾，《恐懼與顫栗》，同前，頁32。

65. 同上，頁71。

66. 同上，頁48。

67. 同上，頁93。

68. 熊偉主編，《存在主義哲學資料選輯》，同前，頁12。

69. 同上，頁11。

70. 同上，頁31。

先導；隨後它僅僅起於荒謬。」⁷¹個體無法依靠自身去除罪性這種非真的形式，永恆真理（上帝、基督）才進入時間與我們的存在，讓人在信仰中得以領悟這種永恆真理，並使人的拯救得以可能——這就是荒謬：「永恆真理進入時間中的存在，就是上帝進入存在。」⁷²而荒謬正是唯一能夠被相信的客體，信仰正是主觀的內在性最終的也是最有力的對永恆真理的認定。

一個相信上帝的人同時也相信了荒謬（永恆的與暫時的合一），這樣也許沒有任何普遍理性的依據，因為個體可以完全依賴他自身去認定某一種生活方式。當一個人主觀地看待上帝的時候，他就進入「神一人」關係之中，從而達到內在性與信仰。對於克爾凱郭爾來說，主觀性、內在性、信仰的含義是對真理的同等表達。從克爾凱郭爾對「真理」的理解可以看出，信仰並不是相信將能被「證明」客觀存在的上帝，而正是相反，正如他所說的，關於上帝的真理，我們只有先相信了才能明白。信仰是滿懷無限的激情對並不基於客觀事實的某物的自我認定。而且，從本質上講，信仰包含着冒險，因為「真理嚴格來說是一種選擇的冒險，它選擇了一種帶着這種無限激情的客觀不確定性」，⁷³那就是他所確信的客觀上並不是真實的。「沒有冒險，就沒有信仰。信仰正是內在性的無限的熱情與客觀不確定性之間的矛盾。如果我能夠客觀地把握上帝，我就不會相信，但正因為我不可能這樣做，所以我必須相信。如果我想維護自己的信仰，就必須不斷努力去牢牢把握住客觀的不確定性，並深信不疑縱是海枯石爛，仍然維護我的

71. 克爾凱郭爾，《恐懼與顫慄》，同前，頁45。

72. 熊偉主編，《存在主義哲學資料選輯》，同前，頁29。

73. 同上，頁28。

信仰。」⁷⁴克爾凱郭爾的這番話道出了他在對信仰悖論認可的同時對信仰的堅定態度，他認可的正是德爾圖良的觀點：正因為荒謬，我才相信。

克爾凱郭爾「生存個體」的意義

經過以上漫漫的思想巡禮，克爾凱郭爾的「個體」終於默默地獨自來到上帝面前；這其間包含着對客觀性的斷然拋棄從而主觀性、內在性的凸現、對公眾的否定、對真理主觀性原則的確定、對個體非理性存在狀態的展露及其對生活道路方式的絕對選擇。可以說，克爾凱郭爾的思想路程起點在於個體，終點在於上帝，而兩者是緊密關聯的。克爾凱郭爾的思考活動與觀念尋求已達到了頂峰：存在的選擇，生存個體的選擇，就是去做一個基督徒，它內含着我們所領會的關於個體的種種特性：「基督教就是精神，精神就是內在性，內在性就是主觀性，主觀性本質上就是激情，而激情達到了高峰就對一個人的永恆幸福的極其無限的、個人的、強烈的關心。」⁷⁵成為基督徒，就是成為精神，精神恰是個體、自我的屬性，成為基督徒正是自我的發覺與完成。在「主觀真理」的初步努力後，通過信仰，實現了個人作為「生存個體」的完全意義。

從西方哲學史對存在問題研究的角度來看，我們首先看到了克爾凱郭爾對生存的關注與深究的意義。「Being」（在）一直是西方哲學自古希臘至近代以來的核心主題。柏拉圖認為哲學是對於本質的探求，把理念的客觀世界當作萬物存在的決定力量；斯賓諾莎把上帝與自然結合成一個

74. 同上，頁28。

75. 轉引自賈克萊，《理想的衝突》，馬元德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頁179。

統一客觀存在的實在；黑格爾則將一切存在邏輯化客體化，自然與歷史的一切不過是「絕對精神」（最高實在，黑格爾的「哲學上帝」）實現其自身的一種企圖而已。他們都希望在高出於生成 (becoming) 的領域上，找到一個普遍的和永恆的真理。他們或把存在等同於本質，或者本質先於存在，把真理等同於理性，或者如雅斯貝爾斯 (Karl Jaspers) 所評論的「思想即是存在」(Thought is Being)，⁷⁶卻把人看作是理性中某種概念的體現，從而忽視人的生存狀態 (existence) 的意義。

克爾凱郭爾的意義在於全面開創了對生存個體的探究，他強調指出：「存在本質上就是『在世界上生存』」，⁷⁷或者說存在只為人具有，存在是人的典型存在方式，並將這種存在歸結為「生存着的個體」，存在是由人所創造的，是處於生成過程中的，而各種對存在客觀研究的知識與此是不相干的。由此可以看出，克爾凱郭爾對「生存個體」各層面的思考，對人的存在狀態的展開描述，對人的精神走向及終極選擇的關注，從他的角度來看，完全是對「存在」的哲學理解。可以這樣認為，克爾凱郭爾對傳統存在問題的探究基本上呈現了這樣的進程：存在—生存 (人) 一個體—上帝，而最終的落腳點「個體」及其信仰的澄明正反過來是對存在的本真闡釋。正如雅斯貝爾斯指出的：「他 (克爾凱郭爾) 確定此一命題：你信什麼，你就是什麼：信仰即是存在 (Faith is Being)。」⁷⁸這是以人的生存，以人在世界中的具體體驗來闡釋存在的真切內涵，從一個獨特的視角填補了傳統哲學對存在研究的缺失，由此他成了現代存在哲

76. 考夫曼，《存在主義》，同前，頁170。

77. 見《哲學譯叢》編輯部編，《近現代西方主要哲學流派資料》，同前，頁194。

78. 考夫曼編著，《存在主義》，同前，頁170。

學的理論先驅。存在哲學家與神學家保羅·蒂利希在《存在的勇氣》(*The Courage to Be*)中作此評論：「古代世界認為個體不是作為個體而是作為某種普遍事物如美德的代表才有價值；而現代世界則把個體作為個體來看待，把個體看做是宇宙的獨特表現，看作是無可比擬的、不可代替的存在物，看作無限的意義的源泉。」⁷⁹克爾凱郭爾的「個體」理論正是現代世界個體觀的偉大代表。從這個層面上看，這是具有本體論意義的。

在此前提和背景下，從以上對其個體觀念的闡析中也明顯看到，克爾凱郭爾着重關注的是個體的生存意義和生命得救問題，關注個體生活道路的選擇及信仰對於個體的價值。作為一位「主觀思想家」，他一生的目的即在於揭示做一名基督徒——做人的唯一道路——的含意。可以說，克爾凱郭爾的「生存個體」主要是生存論上的，是歸屬於倫理—宗教的意義的。正是在既覆蓋本體論意義又着重於倫理—宗教意義這兩個層面上，克爾凱郭爾以其獨創性的「生存個體」思想啟發着後來眾多的哲學家 and 神學家，對二十世紀的存在哲學思潮和基督教思想發生着廣泛深刻的影響。

79. 保羅·蒂利希，《存在的勇氣》，成顯聰等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頁16。